

性灵文字 隽意人生  
Intelligible words & meaningful live

# 北京的腔调

The tune of Beijing

胡赳赳 著 by Hujiujiu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性灵文字 隽意人生  
Intelligible words & meaningful live

北京的腔调  
The tune of Beijing

胡赳赳 著 by Hujiujiu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的腔调 / 胡赳赳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133-0137-4

I. ①北… II. ①胡…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5115号

---

## **北京的腔调**

胡赳赳 著

**责任编辑：何 睿**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王 子**

---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10×1230 1/32**

**印 张：7.25**

**字 数：100千字**

**版 次：2011年1月第一版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137-4**

**定 价：25.00元**

---

## 序 言

### 认识赳赳

陈丹青

我喜欢赳赳。他不像个记者、编辑、撰稿人。要不是年龄差异，他活像我的哪位中小学同学，站在弄堂口或者随便什么地点，煽动他的厚嘴唇，随口和我谈起毫不相干的各种话题，彼此不必介意通常需要介意的世故。他好奇，听到任何他以为有趣、有料、有观点的话，立刻跟进；他也容易感动，近年几个饱受嘲骂的电影，他看过，立刻来电话，唏嘘慨叹，说他哭了，要我也去看——正好我也是容易给电影弄哭的人，而且真去看了——就这一层，他太不像记者了：如今各报记者多么有见识啊，能对一部电影轻描淡写说两句，不讥笑，已属稀罕。我不想说挑剔、挑刺、职业性冷漠等等是记者的通病，但赳赳即便不做这一行，也会是个例外：他无可掩饰地善良、易感——从七零后开始，性情单纯的个例，而且过了而立之年依旧单纯，概率增多了——赳赳正是其中一位。

我也喜欢读他的稿子。《新周刊》几乎每期更换的话题，都有他的议论，虽不免三三急就章，但一读而过，我总能得到两项以上见解，使我想想，以为有识见，说得好。譬如他谈论当代艺术，不算批评，更不是捧场，却也如我哪位聪明的同学那

样，又如擅长评点事相的快嘴，忽然，说出精彩而有趣的断语，感觉很准确。太多了，以致我难以举证，总之，反而在当代职业艺术批评家那里，我毫不记得曾经读到过什么可以称之为意见的意见了——赳赳是个诗人。这又是奇怪而当然的事：我知道不少记者原是文学的写家，或者诗人，为谋饭，出来记者一下子，结果成了职业。我不懂诗，我知道赳赳给我他的诗集，预先已经失望，不指望我能给予批评或叫好，但他还是怯生生地，然而诚恳地——带着大概诗人才会有的那种过时的诚恳——将诗集递给我。

写过诗的记者，其实，下笔不同的，虽然我说不出是怎样不同。

所以我有时私下会将才写好的稿件给赳赳看，指望他给我意见的。他会给的。我乐意和赳赳玩，因为他真。他要是夸奖我的文字，也很真，而且有点愣。去年头一次写长篇游记，关于拜占庭的土耳其。他读了，很认真地说：为什么我到以色列写不出印象呢？一点也写不出。这使我惊异，同时惭愧：我大概写了太多印象吧？然而接着赳赳让我吃惊了，他说：行了，以后别给我读那种游记，别给我读。

近时赳赳醉心国学——不是市面上那种，而是《易经》的哪个卦，先秦的某句话。正像他被电影惹哭，他显然真的被震住了，热切地解释，像是普天下才刚发现的真理。我有时不在听他说话，只是想，我喜欢这个家伙。

2010年12月12日

# 目 录

## 序言

认识赳赳 陈丹青

## 跟陈丹青学语文

- 长长的路 003  
知识分子都谈些什么 004  
沉醉不知归路 005  
跟陈丹青学语文 007  
将心比心读木心 010  
冯唐内心的苦 015  
插一嘴 019  
谁比谁脆弱 022  
大佑亲自接见了我 024  
金鱼佬 025  
祭坛也是坛，花圈也是圈 027  
郭敬明和张广天其实都是政客 028  
我被自己看见 030  
来的来，走的走 031  
公司里最贱的一个人终于给我们上课了 032  
被他拍过照片的女人都会爱上他 034  
头伏饺子二伏面 038  
诗人在他的时代 039

## 有上流，无社会

生活的弊病 053

不存在的反讽 054  
中国朝酒晚舞 055  
有上流，无社会 059  
被无聊摧毁的道德和一头不愤怒的公牛 065  
GAME OR LIFE? 068  
消费社会 069  
近期打车超过房租费 070  
还是陈冠中说北京说得好 070  
病里花落知多少 071  
通过劫持他人而使自己松绑 073  
人为什么会杀死自己？ 075  
喝喝酒，杀杀人 077  
我们为何热衷八卦？ 079  
面朝沙尘暴，春暖杨花开 082  
打车像打劫 084  
二线城市肖像 086

### 情爱公式

职业忧愁家 093  
造物主 094  
我们这个时代的情爱公式 096  
身体的风水 097  
又流氓又善良 099

### 与一座城市调情

暮色四合 105  
我是中年男人 106  
有博客，没绯闻 107

我的女儿	109
请列宁同志先走	111
用方言朗诵	111
中秋节那天偶得一联	112
与一座城市调情	113
有狗皆兄弟	115
天天喝中药	117
喝得怎么样?	118
我在北京拉皮条	119
重做小镇青年	120
看 DV	121
我是怎样被废掉的	121
地主家的后代们	122
你不吃醋我吃醋	124

## 什么东西不壮阳

缪斯	129
愿城市夜夜有新戏	130
什么东西不壮阳	132
文艺电	133
《唐山大地震》观影十忌	134
哪里有什么诗歌，只有天才的诗人	136
不多不少的书正合适	138
一股专栏味儿	139
文学的假 HIGH	141
写给青年艺术家的一封信	144
艺术家简单点好	147
作弊的艺术	149
谎言	152
艺术家攒人品	155

## 仿聊斋

桃花源	161
大溪地星空灿烂	165
双鱼	166
越冬	167
平庸	170
梦侠	172
神圣公牛	174
江湖访谈录	177
自杀的鹦鹉	181

## 写给剩女、情人及其他

恒牙	187
写给剩女的四十九条忠告	188
写给情人的三十六个忠告	192
女人节致我的女人（们）	194
给儿子的二十七个忠告	197
与最讨厌的人相处的二十条法则	199
如何做减法？	200
个人如何应对经济衰退？	202
鄙视工作间	203
看电视	204
微博小趋势：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上	208

## 代后记

超级不靠谱，超级荒诞，超级西洋镜

## 跟陈丹青学语文

据我所知，两岸三地的文化人，尤以主编为职业的，迷陈丹青的文字者，不在少数。作为靠文字混饭的人，我也感受到来自他的“挤兑”，他的文字式样讲究，老派，还时髦。一次与他闲聊，说什么前卫，我说把断裂的传统续上，才是最前卫的事。他的文字仿佛在做这件事，从民国里来。

- 北岛无从多看，董桥尚可一读；最喜陈氏丹青，不输胡家兰成。
- 北岛香港家里有顾城手书“鱼乐”二字。顾城生前很得意自己的书法，称老了以此谋生。奈何口令一到，命有非命。
- 陈坤说，做人不可太周到。不解，请示，说：太周到了会让人不舒服，想伸脚都不敢伸。同意，释然。
- 曹雪芹之爹曹练亭外放为官时，出门必手不释卷，友赞其用功之至，答曰：非也！恐路人立而行礼，心下不忍。呜呼！其善如水，下流利民，生子当若曹雪芹。



## 长长的路

走长长的路，见一个陌生人  
盘算问他什么，他的  
举止，能否惹我高兴？  
他的皱纹不要过深、不要与  
脸庞的笑意过从甚密。  
他的领带最好随便打着，  
有一丝松懈。他的眉毛或许会  
上扬，有轻佻的迹象。  
他的见识，隐藏在  
交谈的手势中，他的嘴  
骄傲地摆动，这些，都能  
使我有所获。那里有  
温度适中的开水  
舒服的靠背椅，  
不被打扰的房间

我常常走长长的路，  
做无数次的采访，  
没碰到一个这样的男人。

## 知识分子都谈些什么

一定要睡个子午觉  
衫衣也一定皱巴巴的  
头发乱糟糟  
首先谈的是书柜上的书  
自由主义和左派理论  
分列两个山架。为汉娜·阿伦特  
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能出  
中文版感到幸庆，并以此揣摩  
出版界的放开尺度。随后，  
对某某人在海外的影响表示不屑  
弟子众多的簇拥，恰如一场小型的  
民族主义运动。而隐居京郊的某大牛  
作品稀少，人格有障碍  
声誉却日不落。对此抱以微辞  
微皱一下眉毛，不再多说。  
倒是对奥运的来临及其种种不便  
说些含糊其辞的话，以及拉拉杂杂  
对日常生活的枯燥化加以神圣的装点  
对于大众传媒，  
除了有限的几份报刊外  
都痛斥为垃圾。顺便将央视  
刻薄几句。对新媒介和新技术  
感慨地摇摇头，作不懂状

但发短信的手灵活而多姿。

消费主义的盛行和流行文化的精彩  
与之无关。一件永远的毛背心  
穿越了毛时代。

全球化的风景，要区别对待  
不能一概而论。著书、立说、研究  
皆有一套方法、体系、构架  
圈个地盘占山为王，  
但同时也是画地为牢。  
语言的枷锁，套住了舌头  
远不及鸭脖子的美味。

## 沉醉不知归路

生日那天，去了瘦谷的追思会。他躺在那里，接受我们的鞠躬和献花。他面容坚毅而整肃，我想这是身躯发僵、发冷的结果。他上次躺在我面前，还略带醉意，形迹洒脱，倚在建外 SOHO 一家藏吧的沙发上，我俩等因过量饮酒的程益中醒来。其他人都散了，杨斌、老愚、李多钰、外围，在川码头聚会后一一散去——瘦谷升职当副总，一直欠几个朋友一顿饭没请——当时他也踉跄回家。程益中下电梯取车时，我看他酒意上脸，眼皮沉重，若开车必危险，一把将他从电梯间抓出来，

拉到旁边藏吧小坐。听说我们还在建外，因醉而归不去，瘦谷就又从附近家中赶了过来。半醉人陪全醉人。藏吧二楼，香气袅绕，音乐似有似无，浓茶三杯，一人直坐，一人半躺，一人全卧，哪里想到，这竟是与瘦谷兄在此岸最后的欢度。

卞之琳诗：“独醒者放下屠刀为你祝福”，我为你祝福，正如八宝山竹厅内门楣上“虚怀若谷，西行大安”的电子牌所书。我就是那一屠，在夜深人静下班回家时，没有人能制止我生出一屠晚归的无来由的悲凉，“担中肉尽，止有剩骨”。

白天上班路上，每当抬眼看到现代城对面不断增高、日趋金碧恢宏的金地大厦时，就想：我在那儿有兄弟呢。这正是瘦谷所在金地集团北京公司的项目。我不免滋生出骄傲，仿佛那项目亦与我有关。

每次金地企业有活动，瘦谷总是邀请我去，不为发稿，只为给我一个红包。我不为发稿，不为红包，每次都兴冲冲而去，只为给他长脸。我与他，大约都是能世俗到人情练达的地步，一起嘲弄人生的伤感，用手机交流黄段子，在 KTV 买醉，招另外的朋友来埋单。有一次，忘了什么原因，该我请客，索南嘉提议法国大餐，瘦谷则推荐了一家他认为非常不错的大排档。后来看索南嘉博客才了然于心，瘦谷的推荐是为我省钱。在尘土飞扬的北京 CBD 某大街边，我们喝啤酒吃烧烤，笑谈之下，尘世间的恩怨繁芜，只变成胸中待浇灌的块垒，一趟趟的如厕，变成尿线还给这个世界。

与瘦谷交朋友，是个慢热的过程，他交朋友，看似随意，实则眼界是高的。这大概是京城文人的通病。朋友的资格，需拿文章来换，拿气度来换。我能察觉，最初与他的交往，是恍

淡而边缘的，直到与他之间有了许多共通的朋友，这交往才渐渐密切起来。他的诗与文，总是低调处理，不太张罗发表与传播。在不具功利的写作上，他做得堪称模范，但也由此，使他的文思、才具与那些篇什，估值上明显偏低了。而好处就是，做一个闲散文人，滋养心性，诗酒人生，朋辈如云，FANS 成堆，倒也如那一代代在京城蛰伏下来的名士：把传奇留给别人，把风流留给自己。

现在算应该是前年了吧，外地的画家朋友来京，要去走访宋庄。我求助瘦谷，因为他太太陈鱼就是很优秀的画家和诗人，驻扎在那里。他二话不说，扔下手边事务，当天下午就带我们去宋庄，与陈鱼一起，把宋庄游了个遍。当晚，一大桌子的青年艺术家，在前哨画廊的餐厅里，喝出了江湖交情与滋味。

我对江湖隐隐有拒意，不想让身上的江湖味儿太浓，过多占用读书与写作的时间。但可怕的时间之敌总是使你的朋友们悄悄倒下，你会发现读书与写作，实在不比那些充满情怀与才思的肉身更具意义。我决定用这篇文章终结我对瘦谷离去的悲伤，他温和的笑脸一定在闪着光，在天堂里的大排档占好座，准备好美酒、美食与美女，等我去痛饮。

## 跟陈丹青学语文

据我所知，两岸三地的文化人，尤以主编为职业的，迷陈

丹青的文字者，不在少数。作为靠文字混饭的人，我也感受到来自他的“挤兑”，他的文字式样讲究，老派，还时髦。一次与他闲聊，说什么是前卫，我说把断裂的传统续上，才是最前卫的事。他的文字仿佛在做这件事，从民国里来。

一个画家不专一画画，斜刺里杀入文坛，总归让人觉得有“僭越”意味，抢别人的地盘。用网络流行语的说法则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不过当今流行跨界，融合亦是潮流。丹青先生躬逢其盛。与其在纽约充当国际流浪汉，不如在汉语的世界里历险。哪里是花花世界？北京才是。但在北京坐踏实了，骂骂咧咧看“现世报”。他亦有这份优雅。

艺术家杀入文坛，国际上最成功的，要数君特·格拉斯和帕慕克了，一个是画家一个是雕塑家，最后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点气死诗人。起初，我对丹青先生的文字并不叹服，是叹而不服。有一个人这样说话，趋时、适事、有谱，才情俨然，论述生动，好看，精彩，痛快。便想：有一日他会拢手闭嘴罢，毕竟不是专业的。是“多余的素材”，绘画语言的“溢出物”，最多，是个侧室吧。我偏偏忘记了侧室更讨欢心的道理。

屈指算来，丹青先生的著文已出到第七本，前几本不声不响，温文尔雅，《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读书界当作艺术家的闲笔漫谈来看。到了《退步集》，则已经是于斯为盛了。读者不敢怠慢，必捧了先读，当意见领袖对待。丹青先生痛恨一种语言，就是革命语言，认为是这种语言把文艺搞坏了。他的文字里，则尽量祛除这种语言的革命性。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维。也许，他想以此维系语言的纯洁性。这一点，颇似堂·吉诃德。